

何心隱先生爨桐集

何心隱先生爨桐集第二卷

楚蘄後學張 宿詮訂

原人

仁義之人人不易而人也人則仁義仁義則人不人不仁不人不義不人不人不義不人人亦禽獸也仁義之人人不易而人也必以仁爲廣居而又必廣其居以象仁自且至晝必好仁必爲仁必惡不仁必不措亡於且晝所爲之不仁

必以義爲正路而又必正其路以象義自旦至
晝必好義必爲義必惡不義必不特亡於旦晝
所爲之不義人之情則然也人之才則然也人
之良心則然也人之遠於禽獸則然也斯仁人
也斯義人也自旦而晝自晝而夜氣自冲然而
廣氣而仁也氣自毅然而正氣而義也非禽獸
之氣也氣而人也氣以充乎其才者也才以幹
乎其情者也情以暢乎其心者也心以宅乎仁

由乎義以仁義乎人者。人惟廣其居以象仁。以人乎仁。正其路以象義。以人乎義。以操其才以養其情。以平其氣。以存其心。於居之廣路之正。以人乎仁義。則仁義其才也。仁義其情也。仁義其氣也。仁義其心也。仁義人也。人豈易易而人哉。

仁義

象仁以廣居。象義以正路。無象之象也。鬼神也。

知也無藏有也廣其居以象仁正其路以象義
有象之象也鬼神之體物也致知在格物也有
顯無也仁無有不親也惟親親之爲大非徒父
子之親親已也亦惟親其所可親以至凡有血
氣之莫不親則親又莫大於斯親斯足以廣其
居以覆天下之居斯足以象仁也義無有不尊
也惟尊賢之爲大非徒君臣之尊賢已也亦惟
尊其所可尊以至凡有血氣之莫不尊則尊又

莫大於斯尊斯足以正其路以達天下之路斯足以象義也親與賢莫非物也親親而尊賢以致凡有血氣之莫不親莫不尊莫非體物也格物也成其象以象其象也有其無以顯其藏也仁義豈虛名哉廣居正路豈虛擬哉

師說

師非道也道非師不憐師非學也學非師不約不憐不約則不交不交亦天地也不往不來之

天地也革也湯武之所以革天而後天革地而後地否也未盡善也未盡學也未盡道也友其道於師以學而交乾坤乎天地於易易天而不革天易地而不革地師也至善也非道而盡道道之至也非學而盡學學之至也可以相交而友不落於友也可以相友而師不落於師也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惟大爲泰也師其至乎

論友

天地交曰泰交盡於友也友秉交也道而學盡
於友之交也昆弟非不交也交而比也夫可以
擬天地之交也能不驕而泰乎夫婦也父子也
君臣也非不交也或交而匹或交而昵或交而
陵而援八口之天地也百姓之天地也非不交
也小乎其交者也能不驕而泰乎驕幾泰也均
之氣充盈也充盈幾也幾小大也法象莫大乎
天地法心象心也夫子其從心也心率道而學

也學空空也不落比也自可以交昆第不落匹也自可以交夫婦不落昵也自可以交父子不落陵也不落援也自可以交君臣天地此法象也交也交盡於友也友秉交也夫子賢於堯舜堯舜一天地也夫子一天一地一交也友其幾乎

語會

夫會則取象於家以藏乎其身而相與以至會

者則取象於身以顯乎其家者也不然身其身者視會無補於身也家其家者視會無補於家也何也視會無所顯無所藏也乃若天下國之身之家之可以顯可以藏乎其身其家者也會豈小補於身於家已乎不然身其身者身於士農工商其身已也家其家者家於士農工商其家已也小補於身於家已也可象天下國之身之家之所顯所藏者乎必身以主會而家以會

乃君子其身其家也乃君子以顯以藏乎士農
工商其身其家於會也乃仲尼其君子而身而
家於國於天下以顯以藏以會也會將成象而
成形矣又豈惟取象於身於家以顯以藏而小
補以會已乎

論潛

人之言潛言成功也我之言潛言用功也成功
之潛如伊尹之告歸周公之明農潛易易也用

功則不然矣孔子之象潛龍則曰陽在下也夫
陽火也火易炎上而難下也不下則非潛不陽
則非龍龍而潛陽在下之象也象以此者象用
功也陽必用功而後能在下也確乎其不可拔
是用功也必如是用功而後可以言下必如是
之下而後可以言潛潛如是潛而後見下不見
陽故繼之曰潛龍勿用下也言下不言陽用功
以文乎陽而不見其爲陽之在下也此惟孔子

下學可以當之也且下非徒下已也所以藏乎陽也陽藏則氣冲而純見陽不見下下雖陰位亦自化陰而陽也故又繼之曰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言陽不言下用功以文乎下而不見其爲在下之陽也此惟孔子上達可以當之也凡九陽也凡陽君也文乎君於子而後可以下可以藏而潛也且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則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潛始不易易也惟時

用而後可也弗用其成而可見者於未見未成而後君子之行可以下可以藏而潛矣否則行必難下而難藏也潛易易乎潛行於行之可下可藏所以藏乎行之用於弗用也勿用已乎勿用藏用於人者也弗用藏用於已者而非不學以上達可當之哉下學學乎已上達達乎已藏用以用九也用功以潛乎其潛者也用功如是豈易易哉必如是而後能確乎其不可拔也否

則如伊如周亦不能不少拔矣伊之應聘非拔乎周之允留非拔乎少拔亦難下也少拔亦難藏也在下而學以上達則不拔也或謂孔子嘗於君命之召亦不俟駕而行似少拔也孰知孔子而有君命之召上達也非拔也浩乎見陽不見下上之達也不然則爲托疾之不見陽矣能直以命而召乎不俟駕而行下學也非拔也淵乎見下不見陽下之學也不然則爲採薪之不

見下矣能不俟駕而行乎一召一行下而湯陽
而下也似拔而非拔也確乎其不可拔者也用
功之淵且浩焉者也不可測也雖聖如伊周亦
有所不知不能者也潛莫潛於此焉者也有惟
以夷齊當潛龍者是亦未察乎龍之潛也皆聖
皆龍也皆龍皆有潛也第潛於夷齊者潛以成
功也非用功也潛於伊周者成功而潛者也非
用功也雖用功亦成功也潛於孔子者用功而

潛潛而用功者也非成功也雖成功亦用功也
况孔子之用功非惟用功於潛也推而六位莫
非用功之位也非成功也成功於乾也乾非龍
也龍以位而成也乾則時成乎六位而時乘乎
六龍者也不必用功而功成焉者也大成也大
哉惟乾也孔子之集大成集群聖之成也卽乾
集群龍之成者也伊周雖聖群龍也群雖成功
不敢居也不容以不潛也至若孔子之成功自

有廣居以居而無有乎或潛者也非惟無潛且
無見無惕無躍無飛無亢也故曰孔子之於潛
孔子之用功也非成功也設伊周而不囿於伊
周亦非成功而潛者也成功亦用功也

論中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憂難得人於中而允執也
舜以不得禹爲已憂憂難得人於中而精一也
精於中而執之必允無雜心也一於中而執之

必免無二心也莫非心也心而主則中心而貫
則道心人於人則不貫不貫則比而無所主既
不能主乎人又不能主於人人亦禽獸也
人其心也非道心也心以貫心而主於一人以
主乎億兆無筭之人道其心也非人心也人心
非有減息道心非有加也人聚而道道散而人
莫非心也道乎其心者其用心也大而難若存
若亡似有似無心甚微也人乎其心者其用心

也小而易用於此自觸乎彼用於彼自觸乎此彼此相觸而利害相攻心甚危也心如是危又如如是微奈之何哉惟大哉之堯自透其心見心雖危而若有主乎其危者安安在中見心雖微而若有主乎其微者顯顯在中中亦心也心之心也象身也身立乎天地之中中也中也者主也主乎身者中也心也以身主乎人之心者中也心也身以主於人之心者中也心也心乎道

以道人而人乎心者亦自不容不貫而道其心也心於道中也堯則允執此中以爲君君者中也象心也心在身之中中在心之中故名中惟中爲均均者君也允執乎中者允執君以道其心也道乎一己之心以君主乎億兆無筭之人之心不惟伏羲之伏其義而已也必洗滌乎君以至道而成象於位位乎上天下地之中而允執之矣中而必執執而必允者惟憂其或危也

惟憂其或微也憂之莫解則不容不旁求透心
之人如已之透同見乎中之當執執之當允以
君象中以位尊君而其保乎心之不危不微化
乎人純乎道而後已也斯人也豈易得哉必得
人如舜而後可以解其憂也舜何人也人雖未
及堯之大而亦足以君也君哉其舜也精一人
也在堯既爲君矣而舜何爲哉惟精乎中惟一
乎中惟位乎君而已矣其曰欽哉慎乃有位精

一也位中也位而欽而慎位之外無雜心也無
二心也精一也精此中也一之中也精此中一
此中所以欽此位慎此位也欽此位慎此位所
以精此中一此中也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
乎中入必君則人也君必位則君也臣民亦君
也君者均也君者群也臣民莫非君之群也必
君而後可以群而均也一身則心爲君也君呈
象於四體百骸則元首爲君也若臣若民莫不

有身也莫不有四體百骸也莫不有四體百骸
則莫不有元首也莫不有身則莫不有心也莫
不有元首莫不有心則莫不有君也君莫非中
也堯之所以必於中而允執之者欲人人之透
心也透心則心有主而於四體百骸可以貫也
不惟貫乎已貫乎人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
友莫非人也貫乎人所以貫乎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朋友人心而道心也道心道其心於君也

君其心於君臣可以群君臣而君臣可均也不
然則君不君臣不臣不群不均矣君其心於父
子可以群父子而父子可均也不然則父不父
子不子不群不均矣至於可以群夫婦而夫婦
均可以群昆弟而昆弟均可以群朋友而朋友
均者莫非君其心於道也中也中也者道之主
也心也不可以不執也執之不可以不允也惟
精惟一而後能允執也惟欽惟慎而後能精一

也精一惟授禹於授位之初者亦惟憂其心之
或危或微而亦必得透心之人如禹之無間乎
已之透心以永保其中於君於位而自不危不
微以解憂也解舜之憂必禹解堯之憂必舜堯
之下不獨一舜也何爲以不得舜爲憂舜之下
不獨一禹也何爲以不得禹爲憂堯惟於中而
允執非舜不能受允執也舜惟於中而精一非
禹不能受精一也堯授位於舜而不授位於丹

朱是允執也舜授位於禹而不授位於商均是
精一也於中而情一而允執則得人亦允執而
精一也苟非惟精惟一而允執在中何爲得舜
得禹之執且允一且精耶

矩

學之有矩非徒有是理而實有是事也若衡若
繩若矩一也無聲無臭事藏於理衡之未懸繩
之未陳矩之未設也有象有形理顯於事衡之

已懸繩之已陳矩之已設也矩者矩也格之成
象成形者也物也象物而象形物而形者身也
家也心意知莫非身也本也厚也天下國莫非
家也厚也本也莫非物也莫非形象也是故心
意知身乎身身乎家身乎國國身乎天下
者也莫非身也莫非物也莫非形象也天下家
乎國國家乎家家乎身身加乎心意知者也
莫非家也莫非物也莫非形象也象者象也上

之象也凡象莫非誠於上也形者形也下之形也凡形莫非成於下也有上下斯有前後也斯有左右也一身斯有一身之上下前後左右也一家斯有一家之上下前後左右也上下前後左右又莫非矩之形象也物也卽理也卽事也事也理也卽物也無物不有者矩也不容不有者也有矩斯有物也斯有身也斯有家也家者形象乎其身者也身者形象乎其物者也物者

形象乎其矩者也不容不有者也無物不有者也不有矩則不有物也不有身也不有家也不容不有者也有矩以矩其身而學焉庶乎其有身也身者伸也必學必矩則身以之而伸也伸者身也否則必不能伸其身於上下前後左右猶無身也如上下前後左右之身何何可以無矩於身乎有矩以矩其家而學焉庶乎其有家也家者嘉也必學必矩則家以之而嘉也嘉者

家也否則必不能嘉其家於上下前後左右猶
無家也如上下前後左右之家何何可以無矩
於家乎仲尼十五而志學志此矩也三十而立
立此矩也四十而不惑不惑此矩也五十而知
天命知此矩也六十而耳順順此矩也至於七
十而始從心所欲不踰矩矣夫聖如仲尼自十
五而七十莫非矩以矩乎其學學以學乎其矩
矩也者不容不有者也是故矩之於學也猶衡

之於輕重也猶繩之於曲直也莫非事理之顯
乎其藏不容不有者也不可以或欺焉者也何
今之學仲尼之學者有欺之以仙術而不自覺
其欺於仙家者流也且默以學非仙不玄能不
爲仙家者流之所欺乎有欺之以禪機而不自
覺其欺於禪家者流也且默以學非禪不圓能
不爲禪家者流之所欺乎以致身混於上下前
後左右之身而不覺其不有身也家混於上下

前後左右之家而不覺其不有家也不有家不
有身奚有學乎奚有矩乎若自以調持乎上下
前後左右之不遺爲有矩之學是又欺於儒家
者流而亦不覺其不有身也不有家也儒不有
身不有家不自覺者久矣况儒家者流不有身
不有家而混於上下前後左右以苟成其家苟
已已而不自覺者亦豈一朝一夕一二已乎仙
禪雖非儒家者流似有身也似有家也然仙惟

仙乎其術而不仙乎其仙雖似有仙之身有仙之家而實不有身不有家於仙也亦儒家者流也不自覺也不自覺其不有仙之身不有仙之家是自欺以仙之術也自欺以術術欺之也而仙之大矩以矩乎其仙學於至玄如老氏之玄之又玄者幾乎禪惟禪乎其機而不禪乎其禪雖似有禪之身有禪之家而實不有身不有家於禪也亦儒家者流也不自覺也不自覺其不

有禪之身不有禪之家是自欺以禪之機也自欺以機機欺之也而禪之大矩以矩乎其禪學以至圓如釋氏之圓乎其圓者几乎若仙若禪尚有身也尚有家也尚有矩以矩乎其仙其禪之學於玄之又玄圓乎其圓如老如釋者也况儒如伏羲如堯舜者乎伏羲不混身於禽獸創乎其家者也堯舜不混身於夷狄紹乎其家者也儒之祖也儒之宗也自有矩以矩學而又混

乎其矩於學渾乎其學於矩相忘乎上下前後
左右而其圓神之贊於易玄德之載於書者不
啻老之玄之又玄釋之圓乎其圓已也若伏羲
若堯舜之儒尚有身也尚有家也尚有矩以矩
儒之學於渾渾者也而况仲尼之非仙非禪非
儒者乎非仙非禪非儒則身亦非仙非禪非儒
之身身何身乎非仙非禪非儒之家家何家乎
老氏伏羲堯舜之身身也而仲尼則伸其身於

老釋伏羲堯舜者也身既伸於老釋伏羲堯舜
之身况上下前後左右之身乎老釋伏羲堯舜
之家家也而仲尼則加其家於堯舜伏羲老釋
者也家既加於老釋伏羲堯舜之家况上下前
後左右之家乎家如是家而身如是身不容以
苟成也必有矩以矩學以顯以藏以鼓舞萬物
於水土之襲以默伸其身默加其家於上下前
後左右而權成乎襲水土之身之家似不有其

身不有其家若儒家者流也况又安身於杏壇以家於上下前後左右而權成安土之身之家似不有其身不有其家亦若儒家者流也嗚呼哀哉仲尼之身之家本欲妙有象有形於無聲無臭以神道設教乎伏羲堯舜之徒而反不著於楊墨之不息揚其仙之流也墨其禪之流也不揚不墨而有子莫者儒之流也嗚呼哀哉仲尼之身之家不惟不著於群流之不息而尤不

著於君子之絜矩也。矩之絜者，恐所惡之踰矩而不敢踰焉者也。君子之身之家未成之用功也，功非學也。况大學乎？大學之矩，自矩所欲而亦無所惡，不必絜焉者也。絜非矩也。况大學之矩乎？大莫大於天也，而矩其天之則也。天奚有乎上下前後左右之惡，而亦奚俟絜矩於上下前後左右者乎？配家於天而身以法之，惟大學之身之家可以法而配焉者也。雖身如伏羲之

身家如伏羲之家猶有禽獸之不可混也况仙
禪之身之家有不如伏羲者乎雖身如堯舜之
身家如堯舜之家猶有夷狄之不可混也况仙
禪之身之家有不如堯舜者乎仲尼之身之家
大學之身之家也而矩其大學之柄以配天法
天者也禽獸夷狄凡有血氣於天之所覆混混
乎其不區以別也仲尼其天乎天其仲尼乎故
凡有血氣以尊以親乎仲尼者惟仲尼以大學

之矩矩之而不區以別乎禽獸夷狄於身於家
混混乎如天之無不覆焉者也覆乎仙覆乎禪
覆乎儒覆乎上下前後左右而又有莫或混焉
者也不可以或混奚可以或欺乎譬則衡懸於
輕重而不混於輕重者也譬則繩陳於曲直而
不混於曲直者也不可以或混奚可以或欺乎
雖仙雖禪雖儒之大如老氏如伏羲如堯舜亦
不可以或混也不可以或欺也况仙家者流乎

况禪家者流乎况儒家者流乎非惟理之必然
事之必然者也有象有形而自妙於無聲無臭
至矣

宗旨

三代之上宗旨出於上皇極之顛是也三代之
下宗旨出於下人極之顛是也宗旨出於上雖
師友不有二旨也不有二宗也况君臣乎雖兄
弟不有二旨也不有二宗也况父子乎宗旨出

於下雖君臣猶有二旨也猶有二宗也况師友
乎雖父子猶有二旨也猶有二宗也况兄弟乎
君臣相師君臣相友堯舜是也旨出於堯而宗
於舜不有二也父子相師父子相友文武是也
旨出於文而宗於武不有二也兄弟相師兄弟
相友武周是也旨出於武而宗於周不有二也
且父子一君臣也兄弟一君臣也師友一君臣
也文武雖父子而師而友一君臣也武周雖兄

第而師而友一君臣也宗旨一君臣也不外有
宗旨也以瞽瞍爲舜之父以象爲舜之弟以冊
朱商均爲堯舜之子以管蔡爲周之兄似有二
也而亦不有二宗旨也其始二於堯舜者而終
一於堯舜也其始二於周者而終一於周也化
之而一者一也誅之而一者亦一也此無他宗
旨出於上也皇極之宗旨則宗旨也人極之宗
旨亦宗旨也亦可以一君臣以相師相友如堯

如舜如文如武如周者乎濂洛之師友以視世俗之師友一師友也其視如堯如舜如文如武如周之君君臣臣而師師友友者何如洛之父子以視世俗之父子一父子也其視如堯如舜如文如武如周之君君臣臣而父父子子者何如洛之兄弟以視世俗之兄弟一兄弟也其視如堯如舜如文如武如周之君君臣臣而兄弟兄弟者何如此無他宗者出於下也者出於上

而不自宗之不強用功而功無有不用也用之
而有功也有功之切於用也無旨而無不宗也
旨出於下而上未宗之雖欲用功而功或有不
用也用之而無功也無功之切於用也有旨而
有不宗也乃若太極之宗旨皇極之宗旨乎人
極之宗旨乎宗旨出於上乎宗旨出於下乎意
者宗旨於太極者苟非上下以爲旨而宗之於
歷代之上歷代之下孰旨之乎孰宗之乎宗旨

如人極者亦惟歷代之上下以爲旨而宗之而後有知所旨知所宗也不然孰旨之乎孰宗之乎是故宗旨之所宗所旨必如宗 聖旨以用功而後可以言宗旨也何也 聖旨雖出一點欽而宗之者盡精神矣况一言乎是故宗 聖旨之精神必不減於舜之宗堯周之宗武之精神也 聖旨之旨皇極之旨也此外有所宗而用功而其精神曾有若宗旨 聖旨者乎必若盡

精神之宗所旨而後可以言宗旨也旨之必宗者功之必用精神之必盡也上也否則下也精神奚盡乎精神之盡不盡固由精神而亦不由精神由宗旨之所出也上出旨以宗精神必無分於下也下出旨以宗精神必有分於上也此三代之上三代之下之宗旨所由分也而太極之宗旨不於三代之上三代之下之宗旨不尤有所分者乎

道學

性之於道譬則水達於江河淮海者也性之於
學譬則達水於江河淮海者也道之學性之命
也學之道命之性也水之自江而江自河而河
自淮而淮自海而海者性也道也水之必江而
江必河而河必淮而淮必海而海者命也學也
學以學其道也有道必有學有性必有命也而
後可以達之天下也道之中而大也聖人之道

也道以道其學也有學必有道有命必有性也而後可以達之天下也學之大而中也聖人之學也

敬所

敬所所敬者何主敬乎主於敬乎主而敬乎恐未知敬之所也王敬作所知敬之所矣所於敬而王乎所於王而敬乎恐亦未知敬之不有所之所也然則敬奚所乎况敬不有所又奚所乎

必脩己以敬乃敬之不有所之所乎然則脩己
以安人安人於脩己也奚不言敬乎敬其所乎
脩己以安百姓安百姓於脩己也奚不言敬乎
敬其所乎己所敬敬所己以敬以脩於己者斯
敬之不有所之所乎必由己而脩脩以己以敬
敬脩於己己也敬己己也斯敬之不有所之所
也何也惟己可以敬而主也惟己可以敬而王
也惟己可以敬而脩可以安人可以安百姓也

可以病堯舜於安人安百姓以敬之脩己已也
然則脩己以敬之敬非敬之不有所之所所乎
斯敬所也所於己而脩所敬也敬己已也然則
孰不已乎孰不敬乎必敬己於君子之己之敬
斯敬之不有所之所也斯敬所也又必君子於
孔子之君子以己以敬斯不王之王不主之主
斯敬之不有所之所也斯敬所也敬所於讀書
所而敬者敬奚所乎敬奚所乎

寡欲

性而味性而色性而聲性而安佚性也乘乎其
欲者也而命則爲之御焉是故君子性而性乎
命者乘乎其欲之御於命也性乃大而不曠也
凡欲所欲而若有所發發以中也自不偏乎欲
於欲之多也非寡欲乎寡欲以盡性也盡天之
性以天乎人之性而味乃嗜乎天下之味以味
而色而聲而安佚乃又偏於欲之多者之曠於

戀色戀聲而苟安苟逸已乎乃君子之盡性於命也以性不外乎命也命以父子命以君臣命以賢者命以天道命也御乎其欲者也而性則爲之乘焉是故君子命以命乎性者御乎其欲之乘於性也命乃達而不墮也凡欲所欲而若有所節節而和也自不戾乎欲於欲之多也非寡欲乎寡欲以至命也至天之命以天乎人之命而父子乃定乎天下之父子以父以子而君

臣而賢者而天道乃又戾於欲之多者之墮於
委君委臣委賢而棄天棄道已乎乃君子之至
命於性也以命不外乎性也凡一臭一賓主亦
莫非乘乎其欲於性御乎其欲於命者君子亦
曷嘗外之而有不盡性至命於欲之寡乎

原靜

靜吾其主靜而靜乎抑知上有定后靜而靜乎
知本通乎晝夜而動者也能靜乎必知有所止

而后有定也乃天乎天以樂天也又奚怨乎乃
不怨也非不怨天於知天乎抑莫知之而不怨
天乎不怨乃莫知也乃不怨莫知也孔子之不
尤人其知人乎乃不尤乎必人乎人者乃知人
也乃不尤也必孔子之不人於人以人乎人者
乃知人也必孔子之無不持載而下焉莫不學
乎其學以盡人之性於所學者乃下無可下之
也乃知人也乃人乎人以養人也又奚尤乎乃

不尤也非不尤人於知人乎柳莫知之而不尤人乎不尤乃莫知也乃不尤莫知也是故知孔子者天孔子也天孔子者知孔子也孰天孔子而天平孰知孔子而知乎乃莫知也莫知乃莫天也莫天乃莫知也乃孔子之人其天以知天也乃莫知也乃孔子之天其人以知人也乃莫知也乃下也乃孔子人也乃學也乃孔子天而人也乃孔子知人不尤人也乃孔子下也乃孔

子學也不孔子學不孔子下也亦非學於下也
下學也乃孔子下學也乃孔子不尤人於下而
學而上達於下學也乃莫知也乃上也乃孔子
天也乃達也乃孔子人而天也乃孔子知天不
怨天也乃孔子上也乃孔子達也不孔子達不
孔子上也亦非達於上也上達也乃孔子上達
也乃孔子不怨天於上而達而下學於上達也
乃莫知也是故天於天而不無怨諸或可也

若孔子之不怨天者乃天乎天也乃莫知也人
於人而不無尤者或可知也若孔子之不尤人
者乃人乎人也乃莫知也若下或可知也下而
學乃莫知也若學或可知也而學也者學乎上
之達乃莫知也若上或可知也上而達乃莫知
也若達或可知也而達也者達乎下之學乃莫
知也是故必孔子其天乃知孔子之不怨天也
必孔子其人乃知孔子之不尤人也不然終莫

知也必孔子其學乃知孔子之下學也必孔子其達乃知孔子之上達也不然終莫知也又必孔子其下其學其上其達乃知孔子之下學而上達也乃知人孔子人也乃知孔子其人也知人而人也乃知天孔子天也乃知孔子其天也知天而天也乃知莫知孔子之莫知也亦惟知天知人而莫知也莫知之乎孔子言莫我知也夫莫知之乎莫知之矣何言知我者其天乎孔

子言知我者其天乎天知之乎天知之矣何言
莫我知也夫若天也天其我莫我知也夫若我
也我其天知我者其天乎知我者其天莫我知
也夫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莫我知也夫

辯無欲

濂溪言無欲濂溪之無欲也其孟軻之言無欲
乎孔子言無欲而好仁似亦言無欲也然言乎
好仁乃已之所好也惟仁之好而無欲也不然

好非欲乎孟子言無欲其所不欲亦似言無欲也然言乎其所不欲乃已之不欲也惟於不欲而無欲也不然無欲非欲乎是孔孟之言無欲孔孟之無欲也豈濂溪之言無欲乎且欲惟寡則心存而心不能以無欲也欲魚欲熊掌欲也舍魚而取熊掌欲之寡也欲生欲義欲也舍生而取義欲之寡也熊寡之又寡以至於無以存心乎欲仁非欲乎得仁而不貪非寡欲乎從心

川野集卷二卷三
所欲非欲乎欲不踰矩非寡欲乎能寡之又寡
以至於無以存心乎抑無欲觀妙之無乃無欲
乎而妙必妙乎其觀又無欲乎抑欲惟衆爾必
無欲乃妙乎而妙必妙乎其無繳又無欲乎然
則濂溪之無欲亦無欲觀妙之無欲乎辯辯

面壁

達磨面壁人也必非達磨一人楚楚其苦難堪
其灰一面壁也必有護持其面壁者不自則十

不十則必不下三五人不冠裳楚楚必不楚楚
其苦而不冠不裳不囊篋堆堆必不堆堆其灰
而不囊不篋以面壁也且遠磨航海而來必非
遠磨一人楚楚其苦堆堆其灰以航海也必有
護持其航海者不百則十不十則必不下三五
人不冠裳楚楚必不楚楚其苦而不冠不裳不
囊篋堆堆必不堆堆其灰而不囊不篋以航海
也航海必有護持則面壁必有護持者可必矣

雖禿髮不冠亦必有顛冠者以飾其禿雖負包
不篋亦必有顛篋者以便其負况衣鉢之傳傳
自達磨而達磨之衣鉢又傳自西竺而航海其
來遠矣航海不有衣鉢來孰有西竺之衣鉢而
來傳邪又况衣又甚工有山水文鉢又甚奇有
金銀色航海不有護持來衣鉢孰護持前來傳
邪卽其衣之工鉢之奇則其冠裳之楚楚囊篋
之堆堆必不下今日之楚楚堆堆者矣顧護持

者爲何如也必有護持其航海乃有護持其面
壁也又必有護持其護持者乃可以面壁也雖
然壁之面於達磨者達磨自面壁也奚俟必有
護持者以面壁邪又奚俟必有護持其護持者
以面壁邪况面壁則面也孰不有面面壁則壁
也孰不有壁凡壁可以壁而面凡面可以面諸
壁矣奚必有護持又奚必有護持其護持者而
後可面壁邪凡可以面壁壁矣又奚不面壁於

江右而奚必渡江之左乃面壁邪必江右必不
有護持其護持者護持於江右乃不面壁於江
右也必江左必有護持其護持者護持於江左
乃面壁於江左也然則有護持者矣又有護持
其護持者矣奚不楚楚其冠裳如南面居者之
楚楚堆堆其囊篋如南面行者之堆堆以出面
邪又奚必於壁而面邪惟達磨將以達所磨也
乃有護持人也將以達所磨於江左也乃有護

持其護持人也惟達磨又欲磨所達也乃有護
持人也又欲磨所達於江左也乃有護持其護
持人也乃航海也達也乃面壁也磨也不達奚
得有護持人邪又奚得有護持其護持人邪不
磨奚庸有護持人邪又奚庸有護持其護持人
邪必有護持又必有護持其護持者固達之所
以爲達也必有護持又必有護持其護持者亦
磨之所以爲磨也又惟以達磨達西竺而磨乃

亦天西竺而爲天竺之達磨矣乃亦護持其護
持如天竺以護以持以磨以達之達磨矣護持
人邪人護持邪自西竺而來江之右右其達而
磨矣非天竺之達磨也自江右而渡江之左左
其達而磨矣非天竺之達磨也達以人邪人以
達邪磨以人邪人以磨邪人護持其護持以面
壁邪護持其護持人以面壁邪壁以面人邪人
以壁面邪乃達乃磨之達磨也雖然有衣之工

若山水文又必有達人與之居者楚楚其居裳
有鉢之奇若金銀色又必有達人與之行者堆
堆其行囊亦已達矣奚俟磨邪又奚俟磨以面
壁邪必面壁以磨於已達者乃達磨之達也雖
非佛之達也亦佛祖達也雖非佛之磨也亦佛
祖磨也乃若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猶以服事殷
乃有周南召南之風於周也乃不有墻面人也
乃不啻達磨而達而磨於面壁也面壁猶墻面

而人邪擲不爲周南召南乃猶牆面人乃面壁
邪

發兄弟怡怡

桓言難兄難弟難於何難而難耶難於進士其
兄其弟而難耶難於二程三陸其兄其弟而難
耶難於武周其兄其弟而難耶擲難於士而兄
士而弟以怡怡其兄其弟而難耶且以兄而怡
怡於其弟以弟而怡怡於其兄似不難於兄似

不難於弟爾而難兄難弟又必難於何難而難
耶亦必兄而怡怡於其弟以兄乃難兄也亦必
弟而怡怡於其兄以弟乃難弟也何者怡怡固
非難也怡怡亦甚難也雖怡怡於仲尼者亦必
於公門之入而出乃有怡怡如也怡怡何其難
也怡怡非難又甚有難於怡怡者耶况兄况弟
又若易易以比者也易以比者易以狎也易以
狎者易以忤也而兄之於弟弟之於兄不難於

怡怡又奚難耶是故兄弟而武周其勢易以忤
也難乎其怡怡於兄弟而武周也兄弟而程陸
其情易以狎也難乎其怡怡於兄弟而程陸也
乃若兄弟而進士則情則勢尤易以狎尤易以
忤者也不又難乎其怡怡於兄弟而進士耶莫
非以兄而易以比於弟也以弟而易以比於兄
也乃若武之於周周之於武則兄則弟矣管蔡
之於武於周非兄非弟耶非弟欲比於兄耶非

兄欲比於弟耶不以幾於以兄以弟以忤諸兄
而忤諸弟耶而兄弟怡怡於武周者甚難也乃
若程其弟於其兄者雖自嘆不及兄之所從而
亦莫非弟欲比於兄也不亦幾於弟之易以狎
諸兄耶而兄弟怡怡於二程者甚難也乃若陸
其兄於其弟者雖自悔晚得弟之所蘊而亦莫
非兄欲比於弟也不亦幾於兄之易以狎諸弟
耶而兄弟怡怡於三陸者甚難也乃若進士其

兄於其弟進士其弟於其兄者乃亦默以縱乎其情於用情而默以挾乎其勢於忘勢將不幾於易以比而狎易以比而忤耶而兄弟怡怡於進士者不甚難耶是故仲尼語士於仲由乃必以切切乃必以惺惺乃必以怡怡如者語之亦必以仲由必亦難乎其怡怡如也必亦難乎其怡其如以切切也必亦難乎其怡其如以惺惺也怡怡非難又甚有難於怡怡者耶乃又必以

切切偲偲語諸朋友乃又必以怡怡語諸兄弟者亦必以仲由必亦難乎怡怡於其兄而弟也必亦難乎怡怡於其弟而兄也必亦難乎怡怡於其兄者以兄乎朋友而怡怡也必亦難乎怡怡於其弟者以弟乎朋友而怡怡也怡怡非難又甚有難於怡怡者耶乃若仲尼乃欲仲由必怡怡其切切於怡怡如也必怡怡其偲偲於怡怡如也必怡怡其兄弟者怡怡其朋友於怡怡

如也必於朋友其長者必兄之也必兄之於怡
怡如也必於朋友其少者必弟之也必弟之於
怡怡如也是故切切切必不徒切切也必切切於
怡怡其如以切切也又徒懇懇而切切於朋友
已耶惇惇必不徒勉勉也必惇惇於怡怡其如
以惇惇也又徒勉勉而惇惇於朋友已耶乃朋
乃友乃兄弟其朋友以尊仲尼於有親乃不至
於無父以朋以友以士也乃士也乃兄乃弟乃

朋友其兄弟以親仲尼於有尊乃不至於無君
以兄以弟以士也乃士也乃士而兄於朋友以
兄乃必不忤不狎於其兄以比於其弟而兄兄
也乃難兄若此其難乃難兄也乃士於弟而朋
友以弟乃必不忤不狎於其弟以比於其兄而
弟弟也乃難弟若此其難乃難弟也乃不啻武
周其兄弟也况程陸其兄弟耶乃不啻程陸其
兄弟也况進士其兄弟耶雖然進士莫非士也

莫非於進士也乃莫進之於其所親以親乎其所尊以士者非進士耶進士其兄弟又非有親而尊有尊而親以兄以弟於士耶又非若尊乎仲尼以親而親乎仲尼以尊以兄以弟於士耶必士乃有尊以親親也必士乃有親以尊尊也乃有兄以弟弟也乃有弟以兄兄也不然孰尊尊而孰親親孰兄兄而孰弟弟耶又孰有難於兄難於弟以難耶難言難言